

台灣·三毛著

沙漠觀浴記

何慰慈編



沙漠观浴记

台湾·三毛著
何慰慈 编
广东旅游出版社

沙漠观浴记

三毛 著

何慰慈 编

*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环市东路淘金坑42—43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4.75印张 240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0册

书号: 10272·72 定价: 2.80元

序

曾敏之

如果有人问我：“对台湾的作家作品，你喜欢哪一家？”

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三毛是其中的一个。”

三毛曾以她的言行感动过我，举例来说就是两年前在星洲的一幕。中国的著名老作家姚雪垠到星洲参加国际文学营的活动，与三毛会见了，三毛曾因为不能回大陆一看故乡亲友而拥抱着姚雪垠泪下沾襟地说：“姚老，我多想回大陆看看啊！”

后来呢？姚雪垠先生写了一首诗赠给三毛，安慰她，情真意挚，成了文坛上一段佳话。

姚雪垠赠三毛的诗是这样写的：

星岛初识才女面	台湾喜见出琼英
一支彩笔横机趣	万里青春任旅行
大漠荒凉留倩影	神州壮丽负平生
忽然痛洒炎黄泪	碧海苍山无限情

这样具有真性情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除了

故事的有趣，生活经验的特殊，字里行间有无声的歌吟，美如天籁之外，还在这一切的背后“蕴藏着作者的那颗爱心！”因此有人说“三毛才真的配是唐人那种多血的结实、泼辣、俏皮和无所不喜的壮阔”（朱西宁评语）。

对于三毛，她的作品在台湾给许多人迷上了。我相信现在出版的这个三毛作品选集，也会在大陆迷住无数的读者。为什么呢？因为她的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以迷人的世界。

就以《撒哈拉的故事》而论，展示了一个奇女子的奇特经历。她以质朴流畅的散文笔调，把异国情调的生活、新颖的题材、离奇的故事写得波谲云诡，变幻万千，色彩缤纷，具有艺术的独创性。而带有自传性的《白手成家》，更把沙漠的生活及她自己的经历写得生动细腻而又真实感人，达到令人读了发出惊叹的程度。我们通过作品不仅认识了沙漠的生活，也认识了坚定顽强的三毛个性。

此外，选集中所收的《赴欧旅途见闻》，《墨西哥纪行之街头巷尾》，秘鲁纪行《索诺奇》、《夜戏》，《马德拉游记》等篇，都是三毛生活阅历见于优美文字的结晶。难怪有人把三毛比喻为水，说她“飘流过大江南北、许多国家”；又比喻为山，说她的作品如山水画，“闲云野鹤，悠哉游哉”；又比喻为一本书，能引进“一个趣味盎然的‘卡通世界’和‘漫画王国’”。

三毛的旅游散文，还有“自我”的特色，因而具有艺术的个性。在表现技巧上则多样性，由于题材内容不同，她能以不同的笔调、感情、色彩写出不同的形象，有的忧郁、感伤，有的深沉、淡雅，但都真实感人，她把“我”溶入作品之中了，读来感到十分亲切。

三毛的老家在浙江，出生于重庆，一九四八年随父母去了台湾，后来又赴美留学。当她正是豆蔻年华，就抱着探求人生奥秘的情怀畅游了西班牙、德国以至大半个地球，写下了饮誉文坛的作品。她的生命如一朵云，绚丽而灿烂，飘流所至，即使在沙漠也如绽开的繁花。因此我们有着殷切的期待，期待看到三毛更多更好而又能突破以超越自己的作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于香港

目 录

序	曾敏之
沙漠观浴记	1
芳邻	13
娃娃新娘	26
悬壶济世	36
沙漠中的饭店	46
素人渔夫	53
荒山之夜	70
平沙漠漠夜带刀	87
收魂记	103
白手成家	117
搭车客	160
西方不识相	183

*

*

*

赴欧旅途见闻录·····	207
马德拉游记·····	232
逍遥七岛游·····	252
墨西哥纪行之街头巷尾·····	285
秘鲁纪行·····	300
饺子大王·····	333
亲不亲，故乡人·····	349
温柔的夜·····	367

附录

我的女儿，大家的三毛·····	缪进兰	385
三毛——异乡的赌徒·····	桂文亚	389
三毛的情爱，昨日、今日和明日·····	陈怡真	402
访三毛，写三毛·····	心岱	421
三毛对话录·····		439
荷西，你的妻子纪念你·····		458

沙漠观浴记

有一天黄昏，荷西突然心血来潮，要将一头乱发剪成平头，我听了连忙去厨房拿了剪鱼的大剪刀出来，同时想用抹布将他的颈子围起来。

“请你坐好。”我说。

“你做什么？”他吓了一跳。

“剪你的头发。”我将他的头发拉了一大把起来。

“剪你自己的难道还不够？”他又跳开了一步。

“镇上那个理发师不会比我高明，你还是省省吧，来！来！”我又去捉他。

荷西一把抓了钥匙就逃出门去，我丢下剪刀也追出去。

五分钟之后，我们都坐在肮脏闷热的理发店里，为了怎么剪荷西的头发，理发师、荷西和我三个人争论起来，各不相让，理发师很不乐，狠狠地瞪着我。

“三毛，你到外面去好不好？”荷西不耐地对我说。

“给我钱，我就走。”我去荷西口袋里翻了一张蓝票子，大步走出理发店。

沿着理发店后面的一条小路往镇外走，肮脏的街道上堆满了垃圾，苍蝇成群地飞来飞去，一大批瘦山羊在找东西吃。这一带我从来没有来过。

经过一间没有窗户的破房子，门口堆了一大堆枯干的荆棘植物。我好奇地站住脚再仔细看看，这个房子的门边居然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泉”。

我心里很纳闷，这个垃圾堆上的屋子怎么会有泉水呢？于是我走到虚掩着的木门边，将头伸进去看看。

大太阳下往屋里暗处看去，根本没有看见什么，就听到有人吃惊地怪叫起来——“啊……啊……”又同时彼此嚷着阿拉伯话。

我转身跑了几步，真是满头雾水，里面的人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那么怕我呢？

这时里面一个中年男人披了撒哈拉式的长袍追出来，看见我还没有跑，便冲上来想抓住我的样子。

“你做什么？为什么偷看人洗澡？”他气冲冲地用西班牙文责问我。

“洗澡？”我被弄得莫名其妙。

“不知羞耻的女人，快走，嘘——嘘——”那个人打着手势好似赶鸡一样赶我走。

“嘘什么嘛，等一下。”我也大声回嚷他。

“喂，里面的人到底在做什么？”我问他，同时又往屋内走去。

“洗澡，洗——澡，不要再去看了。”他口中又发出嘘声。

“这里可以洗澡？”我好奇心大发。

“是啦！”那个人不耐烦起来。

“怎么洗？你们怎么洗？”我大为兴奋，头一次听说沙哈拉威人也洗澡，岂不要打破沙锅问到底。

“你来洗就知道了。”他说。

“我可以洗啊？”我受宠若惊地问。

“女人早晨八点到中午十二点，四十块钱。”

“多谢，多谢，我明天来。”

我连忙跑去理发店告诉荷西这个新的好去处。

第二天早晨，我抱着大毛巾，踏在厚厚的羊粪上，往“泉”走去，一路上气味很不好，实在有点倒胃口。

推门进去，屋内坐着一个沙哈拉威中年女子，看上去精明而又凶悍，大概是老板娘了。

“要洗澡吗？先付钱。”

我将四十块钱给了她，然后四处张望。这个房间除了乱七八糟丢着的锈铁皮水桶外没有东西，光线很不好，一个裸体女人出来拿了一个水桶又进去了。

“怎么洗？”我象个乡巴佬一样东张西望。

“来，跟我来。”

老板娘拉了我的手进了里面一个房间，那个小房间大约只有三四个榻榻米大，有几条铁丝横拉着，铁丝上挂满了沙哈拉威女人的内衣、还有裙子和包身体的布等等，一股很浓的怪味冲进鼻子里，我闭住呼吸。

“这里，脱衣服。”老板娘命令似的说。

我一声不响，将衣服脱掉，只剩里面事先在家中穿好的比基尼游泳衣。同时也将脱下的衣服挂在铁丝上。

“脱啊！”那个老板娘又催了。

“脱好了。”我白了她一眼。

“穿这个怪东西怎么洗？”她问我，又很粗暴地用手拉我的小花布胸罩，又去拉拉我的裤子。

“怎么洗是我的事。”我推开了她的手，又白了她一眼。

“好，现在到外面去拿水桶。”

我乖乖地出去拿了两个空水桶进来。

“这边，开始洗。”她又推开一个门，这幢房子一节一节地走进去，好似枕头面包一样。

泉，终于出现了，沙漠里第一次看见地上冒出的水来，真是感动极了。它居然在一个房间里。

那是一口深井，许多女人在井旁打水，嘻嘻哈哈，情景十分活泼动人。我提着两只空水桶，

象呆子一样望着她们。

这批女人看见我这个穿衣服的人进去，大家都停住了，我们彼此望来望去，面露微笑，这些女人不太会讲西班牙话。

一个女人走上来，替我打了一桶水，很善意地对我说：“这样，这样。”

然后她将一大桶水从我头上倒下来，我赶紧用手擦了一下脸，另一桶水又淋下来，我连忙跑到墙角，口中说着：“谢谢！谢谢！”再也不敢领教了。

“冷吗？”一个女人问我。

我点点头，狼狈极了。

“冷到里面去。”她们又将下一扇门拉开，这个面包房子不知一共有几节。

我被送到再里面一间去。一阵热浪迎面扑上来，四周雾气茫茫，看不见任何东西，等了几秒钟，勉强看见四周的墙，我伸直手臂摸索着，走了两步，好似踏着人的腿，我弯下身子去看，才发觉这极小的房间里的地上都坐了成排的女人，在对面墙的那边，一个大水槽内正滚着冒泡泡的热水，雾气也是那里来的，很象土耳其浴的模样。

这时房间的门被人拉开了几分钟，空气凉下来，我也可以看清楚些。

这批女人身旁都放了一两个水桶，里面有冷的井水。房间内温度那么高，地被蒸得发烫，我的脚

被烫得不停地动来动去，不知那些坐在地上的女人怎么受得了。

“这边来坐，”一个墙角边的裸女挪出了地方给我。

“我站着好了，谢谢！”看看那一片如泥浆似的湿地，不是怕烫也实在坐不下去。

我看见每一个女人都用一片小石头沾着水，在刮自己身体，每刮一下，身上就出现一条黑黑的浆汁似的污垢，她们不用肥皂，也不太用水，要刮得全身的脏都松了，才用水冲。

“四年了，我四年没有洗澡，住夏依麻，很远，很远的沙漠……”一个女人笑嘻嘻地对我说，“夏依麻”意思是帐篷。

她对我说话时我就不吸气。

她将水桶举到头上冲下去，隔着雾气，我看见她冲下来的黑浆水慢慢淹过我清洁的光脚，我胃里一阵翻腾，咬住下唇站着不动。

“你怎么不洗，石头借给你刮。”她好心地 将石头给我。

“我不脏，我在家里洗过了。”

“不脏何必来呢！象我，三四年才来一次。”她洗过了还是看上去很脏。

这个房间很小，没有窗，加上那一大水槽的水不停地冒热气，我觉得心跳加快，汗出如雨，加上

屋内人多，混合着人的体臭，我好似要呕吐了似的。挪到湿湿的墙边去靠一下，才发觉这个墙上积了一层厚厚如鼻涕一样的滑滑的东西，我的背上被粘了一大片，我咬住牙，连忙用毛巾没命地擦背。

在沙漠里的审美观念，胖的女人才是美，所以一般女人想尽方法给自己发胖。平日女人出门，除了长裙之外，还用大块的布将自己的身体、头脸缠得个密不透风。有时髦些的，再给自己加上一付太阳眼镜，那就完全看不清她们的真面目了。

我习惯了看木乃伊似包裹着的女人，现在突然看见她们全裸的身体是那么的胖大，实在令人触目心惊，真是浴场现形，比较之下，我好似一根长在大胖乳牛身边的细狗尾巴草，黯然失色。

一个女人已经刮得全身的黑浆都起来了，还没有冲掉，外面一间她的孩子哭了，她光身子跑出去，将那个几个月大的婴儿抱进来，就坐在地上喂起奶来。她下巴、颈子、脸上、头发上流下来的污水流到胸部，孩子就混着这个污水吸着乳汁。

我呆看着这可怖肮脏透顶的景象，胃里又是一阵翻腾，没法子再忍下去，转身跑出这个房间。

一直奔到最外面一间，用力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才走回到铁丝上去拿衣服来穿。

“她们说你不洗澡，只是站着看，有什么好看？”老板娘很有兴趣地问我。

“看你们怎么洗澡。”我笑着回答她。

“你花了四十块钱就是来看看？”她张大了眼睛。

“不贵，很值得来。”

“这儿是洗身体外面，里面也要洗。”她又说。

“洗里面？”我不懂她说什么。

她做了一个掏肠子的手势，我大吃一惊。

“哪里洗，请告诉我。”既吓又兴奋，衣服扣子也扣错了。

“在海边，你去看，在勃哈多海湾，搭了很多夏依麻，春天都要去那边住，洗七天。”

当天晚上我一面做饭一面对荷西说：“她说里面也要洗洗，在勃哈多海边。”

“不要是你听错了？”荷西也吓了一跳。

“没有错，她还做了手势，我想去看看。”我央求荷西。

从小镇阿雍到大西洋海岸并不是太远，来回只有不到四百里路，一日可以来回了。勃哈多有个海湾我们是听说，其他近乎一千里的西属撒哈拉海岸几乎全是岩岸没有沙滩。

车子沿着沙地上前人的车印开，一直到海都没有迷路，在岩岸上慢慢找勃哈多海湾又费了一小时。

“看，那边下面。”荷西说。

我们的车停在一个断岩边，几十公尺的下面，蓝色的海水平静地流进一个半圆的海湾里，湾内沙

滩上搭了无数白色的帐篷，有男人、女人、小孩在走来走去，看上去十分自在安详。

“这个乱世居然还有这种生活。”我羡慕地叹息着，这简直是桃花源的境界。

“不能下去，找遍了没有落脚的地方，下面的人一定有他们秘密的路径。”荷西在悬崖上走了一段回来说。

荷西把车内新的大麻绳拉出来，绑在车子的保险杠上，再将一块大石头堆在车轮边卡住，等绑牢了，就将绳子丢到崖下去。

“我来教你，你全身重量不要挂在绳子上，你要踏稳脚下的石头，绳子只是稳住你的东西，怕不怕？”

我站在崖边听他解释，风吹得人发抖。

“怕吗？”又问我。

“很怕，相当怕。”我老实说。

“好，怕就我先下去，你接着来。”

荷西背着照相器材下去了。我脱掉了鞋子，也光脚吊下崖去，半途有只怪鸟绕着我打转，我怕它啄我眼睛，只有快快地下去，结果注意力一分散，倒也不怎么怕就落到地面了。

“嘘！这边。”荷西在一块大石头后面。

落了地，荷西叫我不出声，一看原来有三五个全裸的沙哈拉威女人在提海水。